试论中国古代舞蹈的文学书写与当代创作
——以当代作品《白纻舞》与《胡旋舞》为例

闫伟康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石家庄 050011)

【内容提要】文章以当代舞蹈作品《白纻舞》和《胡旋舞》为例,从舞蹈的舞姿造型、服饰装束、形象特性等方面着手,对古代文学书写下的形象描绘与当代舞蹈创作中的形神复现进行评析,力图将当代古典舞作品置于文学书写与艺术创作相关联的比较研究视角之中进行剖析和解读。

【关键词】白纻舞;胡旋舞;文学书写;当代创作;
【中图分类号】J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18(2018)02-0056-04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Cre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Dance

YAN Wei-kang
(Department of Dance, Hebei Vocational Art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1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in art history, Chinese ancient dance has bee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impet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ance research.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dance images, which were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literature, ha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artistic value. This paper compares original literary images with reproduced dance figures in terms of gestures, costumes and characters from the two Chinese ancient dance works, and dance criticism is ma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dance.

Key words: *Bai Zhu dance*; Hu Xuan dance; literature; dance creation; dance criticism

古代舞蹈作为我国舞蹈艺术的重要历史形态,在当代中国舞蹈史学研究推动的下,其当代创作得到了不断丰富与发展。形式丰富、风格独具的中国古代舞蹈尽管没有被完整流传下来,但其中的形象和风貌却存在于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文本方式遗留后世。20 世纪初"新史学"理论提出后,舞蹈研究者开始对这些文学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探寻其中的舞蹈身影,以此促成了中国古代舞蹈当代创作的不断涌现。文学与舞蹈,一个用语言,一个用肢体,来表达人的精神世界。正因为二者之间这种天然的联系,才使得中国古代舞蹈的当代呈现在文学书写和艺术创作中相得益彰。

一、文学书写中的《白纻舞》和《胡旋舞》

《白纻舞》"原是三国吴地的民间歌舞,因白色纻麻舞衣为该舞的特色服装而得名。《白纻舞》以舞袖为特征,舞姿轻盈、柔婉、流畅。"[1] 舞蹈通过婀娜多姿、轻盈如云的身姿体态来表现"白纻"的特性,翩翩起舞时,长袖矫捷飘摇之妙恰似彩云追月,优美而典雅。

(唐)李白 《白纻辞》其一

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
且吟白纻停绿水,长袖拂面为君起。
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
玉颜满堂乐未终,馆娃日落歌吹濛。

【收稿日期】2017-08-08
【作者简介】闫伟康,男,在读 MFA(艺术硕士),河北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典舞表演与教学。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黄金。
垂罗舞縠扬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
子夜吴歌动君心。动君心，冀君赏。
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
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
扬眉转袖若雪飞，倾城独立世所稀。
激楚结风醉忘归，高堂月落烛已微，
玉钗挂缨君莫违。

在白纻舞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到对舞蹈服饰和舞姿形态的描绘。其中“质如轻云白如银，爱之遗谁赠佳人”是赞誉白纻舞衣的句子。白纻舞衣称为“丽服”，舞蹈就因美丽的衣服而驰名。“宛若龙转乍低昂，凝停善睐客仪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随世而变诚无方”。舞至激昂处，如游龙飞舞，宛转低昂；至娴静时，那步态却似留又行，似推若引。舞之眼神时而凝睇，时而流盼；像云河中明月般光彩射人，如轻风吹动流波一般仪态万千。句句诗词都精妙地刻画除了白纻舞优美的舞姿和精妙的技巧，也无不体现着“白纻舞的音乐、舞蹈、歌唱是紧密结合的，环境的布置和服饰方面都是极为奢华的。”[2]

《胡旋舞》是唐代著名的西北少数民族舞蹈，来自康国（古代中亚民族国家）。舞蹈以旋转为主，故名胡旋舞。舞者旋转时身姿婀娜，犹如回风流雪般，轻盈飘逸。舞动的双袖，好像雪花飘摇，又似蓬草迎风转舞。古龟兹壁画中也有大量描绘胡旋舞的图像。壁画中的胡旋女，着宽摆长裙，头戴饰品，旋转起舞时，两脚足尖交叉、左手插腰、右手擎起，全身彩带飘逸，裙摆旋为弧形，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胡旋女旋转的瞬间姿态，其飘雪如飞的身形也被渲染出“回风乱舞当空霰”的效果。关于胡旋舞的文本资料在白居易的诗中也可见一斑。

（唐）白居易《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从“回雪飘飖转蓬舞”“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诗句中可以联想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连飞奔的车轮都觉得比她缓慢。《乐府杂录》中说《胡旋舞》“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毯子上，其妙如此也。”[3] 可见在小圆毯上跳的胡旋舞，带有一定的表演技巧。胡旋舞在传世的敦煌壁画中留下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341窟（初唐）南壁“西方净土变”中的舞伎，长带绕身数匝，作快速旋转状，自然形成各种“巾花”。

二、《白纻舞》和《胡旋舞》的当代创作

对中国古代舞蹈进行当代创作，文学史料是非常重要的来源与依据。古代文人墨士在观赏乐舞时，乐以借诗文寓情于景、抒怀言志，因此不难在古代诗歌中，窥见许多对古代舞蹈的人物形象、表演特征及服饰风格的描述。前文提及的《白纻舞》和《胡旋舞》，既是历史上的舞蹈作品，同时也是两部以不同视角进行当代创作的舞蹈作品。在陕西歌舞剧院1982年首演并复排的大型古典乐舞《仿唐乐舞》中，就包括群舞《白纻舞》和《胡旋舞》；2016年，该剧院排演的原创舞剧《传丝公主》中也有胡旋舞段。北京舞蹈学院曾创作女子独舞《白纻溪曲》和《胡旋女》，及中国古典舞专场《如此多娇》中的《胡旋女》。此外，当代创作中还有根据南朝沈约《四时白纻歌》改编而成的女子五人舞《四时白纻舞》等多部作品。在这些取材自古代诗歌、立足于当代审美的舞蹈创作中，舞蹈创编者无不是在保留艺术形象的原型基础上，进行动态化加工和创作，使舞蹈表演不仅生动传神，更富于深刻的形象特性。

首先，在舞姿造型上，《舞蹈大辞典》对于《白纻舞》是这样描述的“《白纻舞》把传统袖舞和戏曲水袖技法融为一体，付之于白鹤飞翔的舞姿，舞蹈呈现出了轻盈、优美、古朴、典雅的风格。”[3] 当代创作的古典舞作品《白纻舞》，都是以白色纻麻缝制的水袖和绸子为基础造型进行设计、编排，以增加手臂线条的延伸感，使舞蹈动作更富柔美。群舞《白纻舞》中，水袖在手臂的舞动间飘起飘落，好像白鹤在引颈翱翔、翩翩起舞。而宛转的身体忽而低伏，忽而高

昂，更印证了诗句“宛若龙转乍低昂”（晋《白纻舞歌诗》）所描述的犹如蛟龙游动一样的动态。《白纻溪曲》中的独舞女子，通过娴熟的技术技巧带动水袖，在手和手腕的翻转带动下，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飘摇、飞洒的线条，化作无尽的柔美和细腻。这轻盈的身体和独特的技术，无不彰显着文学书写中所描绘的《白纻舞》“袖如素霓”之美，扣动心弦。

当代创作的《胡旋舞》则更多从体现胡旋女本身高超的旋转技术出发，展现出西域少数民族舞蹈明快的节奏和刚劲的风格，使旋转成为舞蹈表演的独特化舞姿形态。舞者以膝盖紧张有度的力量控制，恰到好处地支撑起旋转时头、腰、胯、臂等各部位的辅助动作，将身体的旋转和摆动、扬臂、扭腰糅为一体。无论是身体的屈伸和进退，亦或是舞步的旋转和疾驰，都在强有力的节奏和变化下显示着旋转性舞蹈动态的律动之美。

其次，在服饰装束方面，当代创作的呈现除了演员肢体语言的表现外，服饰和装束也是烘托整体艺术效果的重要因素。《白纻舞》本是以白色纻麻舞衣为特色服饰而得名的舞蹈，古代诗歌中“情发金石媚笙簧，罗袿徐转红袖扬”（唐王俭《齐白纻辞》）和“窈窕繁华贵后宫。璧带金釭皆翡翠”（唐崔国辅《白纻辞二首》）的诗句，就描述了《白纻舞》表演时豪华的宫殿，帷幕四垂，红烛焰暖。舞者身上配着玉坠瑶珰，脚上穿着珍珠靴，腰间系着翡翠带。长袖舞衣中还有红色的袖子，可见有时舞者也穿着其他颜色的服装。复现创作的当代舞蹈作品《白纻舞》所用服装亦取自文学作品记载的轻柔材质所制。白纻舞衣的纯净色泽、轻飘的柔软质地，映衬得舞者曼妙的舞姿形态愈加灵动。舞衣与同是白纻布料制成的舞巾交相飘错，使整个舞蹈画面更加优美。而舞者头戴的珍珠、簪子、珥珰这些华丽的装饰物，更体现出古代诗歌作品中记载的《白纻舞》在服饰装束上的考究和精美。

相较于《白纻舞》服饰华丽典雅的纯净之美，具有浓厚西域特色的《胡旋舞》，在表演服饰上则突显了明亮夺目的艳丽之美。根据《康国乐》及相关资料显示，胡旋女身穿红色小袄，披戴轻质纱巾，腰间系着腰带，下穿绣花长裙，脚着红色皮靴。除此，还佩戴戒指、耳环、手镯、铃铛等饰品。当代舞台上的《胡旋舞》，舞蹈服饰是以西域风格为主，通过鲜艳的色彩搭配衬托出舞蹈明快的风格。舞者穿着宽摆长裙，身上别着铃铛、挂件，旋转起舞时，裙裾的下摆和腰带随风飘扬，饰品在相互碰撞中更迸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并随着音乐的变化、急速的旋转达成视觉与音赖的共鸣。

最后，在形象特性上，当代创作对于舞蹈形象的确立和捕捉，首先是通过其鲜明的特征使创造的舞蹈形象更具有独特性。如《白纻舞》展现了古代文学作品中记载的轻盈摇曳的舞蹈姿态、苎麻舞衣的服饰特征，而《胡旋舞》也同样展现了急速旋转的主题动作、刚柔相济的风格韵味。在形态上，《白纻舞》注重大方得体、华丽富贵、祈祷祝福，《胡旋舞》注重活灵活现、澎湃生机、开心快乐；在风格上，《白纻舞》以队形为主，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和内敛，《胡旋舞》以旋转为主，吸收了少数民族舞蹈开朗劲健的风格特点，加上服饰的衬托来表现节奏的变化、舞步的轻盈，以此扣动人们的心弦。当代舞台上的《白纻舞》和《胡旋舞》，不仅再现了古代文学描述中的长袖袅袅、轻盈旋转的动态美，更诠释出中国古代传统审美理念。

三、古代舞蹈当代复现的传承创新之意

中国古代舞蹈的当代复现，是在古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创新的结果，更是将古代文学书写下的舞蹈形象进行当代创作的新命题。除了本文例举的《白纻舞》和《胡旋舞》，古代诗歌关于舞蹈的记述不胜枚举。舞蹈创编者以此作为创作古代舞蹈的灵感和素材来源，把文学史料的舞蹈形象与文本本义进行联结诠释，无论表现内容，还是形式手段，都意图保留传统的民族艺术精神，在传承中创新，契合时代的审美需要。同样，在这种复现创作中，舞蹈编者要做的绝不止于舞蹈形象和舞姿造型的原型再现，更是以不断研究和佐证，撷取舞蹈特定的历史形态及民族特质，通过创造的艺术形象建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化语境。这也体现出当代艺术创作中大批古代乐舞复现作品的传承创新之意。

首先，作为当代创作的古代舞蹈作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对诗歌描写的历史形象的重现。古代写舞诗歌的创作大多是在文人观舞过程中进行的，诗歌对舞蹈的描写细致丰富，才为这些舞蹈形象在当代舞台的重现提供可能。文人笔下的舞蹈表演大都具有独特的人物和动作语言特征，以此为证，舞蹈创编者在把诗歌抽象的文字符号变成生动的人物形象



时，更注重创作上的形神兼备。

在这些重现的历史形象中，鲜明的形象特征突出反映了“形神兼备”的“形”。《白纻舞》有长袖翩飞、翘袖折腰的白衣仙子，《胡旋舞》有刚柔并济、旋转如飞的胡旋舞女。取自唐代白居易的长诗《霓裳羽衣舞歌》的《霓裳羽衣舞》，又有“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螓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表现翱翔婉转、彩绸挥舞的羽人形象。舞蹈设计紧扣诗歌刻画的人物形象，以主题式的舞姿动容和标志性的服饰装束体现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也以形象营造的深层意蕴表现“形神兼备”的“神”。白纻舞人与白鹤的形象交织一起，胡旋女在极速旋转中时如仙女时像雪花。着重飞天气韵的《霓裳羽衣舞》，用飞卷的绸带、飘曳的长裙，变化的舞姿刻画出空灵的审美境界，更使“眉黛有姿，风袖传情”的羽人形象跃然于上，用丰富的身体语言将诗歌描写折射至舞台，营造出生动传神、虚实相生的形象气韵。

其次，舞蹈的创作都是以情感为主导，而舞蹈的表演又是以情感为动力的。无论作品的外在表现还是内在语意，都归结为作品对情感本质的表达。中国古代舞蹈的发生本就是因循舞者的情感冲动而来，舞蹈创编者在创作时，最需要透过文学史料捕捉舞蹈的情感本质，还原诗词表现的情感韵味。

孙颖创作的古典舞《踏歌》，通过舞姿的欢快、俏皮，身姿的轻盈、曼妙传递了诗句“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唐代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中，踏歌少女羞涩婉转的情思和淳朴愉悦的情状。舞剧《铜雀伎》里，孙颖编创复现的盘鼓舞《相和歌》及舞段，通过舞者以较强的身体控制能力在盘鼓上腾踏纵跃，显示出“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而低昂”（汉代张衡《舞赋》）所描写的轻柔又不失刚劲之美的舞蹈技艺，既表达了女子缱绻于心的婉柔之情，又以腾踏之势将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相生的生命激情展露出来。《白纻舞》通过恬静的情态追求超逸脱俗的恣情之性，《胡旋舞》则传达出西北少数民族豪迈不羁的自由性情。舞蹈创编者通过挖掘文学作品的情感为内驱力，经过对人物形象的高度概括，和对舞蹈语言的风格捕捉，赋予情感以艺术化，在创作中重新抒发文学书写下的古代舞蹈情志。

最后，中国古代舞蹈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积累和沉淀，用其独有的表现形态和样貌反观本质现实。它是古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表象，也是古代人文精神的外化形态，更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之上的审美追求。舞蹈的美不止于视觉所见的舞姿形态，潜藏于后的文化内涵更为重要。在古代舞蹈题材的当代创作中，舞蹈创编者真正要做的是用“象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手法，立意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根性诠释。

从历史上看，唐代是一个舞蹈和诗歌发展都臻于佳境的朝代，唐代诗歌为这一时期丰富的舞蹈表演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记录。作为一个思想十分开放的时代，唐代积极推进东西方民族间的交流，促使东西方的乐舞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汲取。唐代舞蹈中，歌颂帝王的武舞《破阵乐》，不仅音乐曲调深受西域影响，也在发展中将西域舞姿、舞步和节奏特点与中原轻歌曼舞的风格融汇一体。当代创作的女子三人舞《小破阵乐》，用戎装披甲的舞蹈服饰衬托起女将的豪迈英姿，舞蹈表演不仅讲究技艺，更追求唯美，通过明亮欢快的节奏和玲珑有致的舞姿传递出西域刚韧、中原柔美互渗的舞风。同《胡旋舞》一样，体现了唐代广纳四方的人文精神和兼容并包的生动文化追求，使现代观众感受到唐代文化多元融合的独特风格。

舞蹈是一种文化形态，中国古代舞蹈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艺术显现，用以表现和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特性和民族精神。古代文学诗歌的记载和传诵，为中国古代舞蹈的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审美依据和文化依据。当代舞蹈编导若想创作最生动最本真的古代素材舞蹈，需要通过潜心研究文学史料，才能使得创作出的舞蹈作品无论舞姿造型还是服饰装束，无论形象还是特性，都饱含时代独具匠心的风韵。舞蹈创编者要做的绝不仅仅是重现古代舞蹈的形式传统，更要在重现中发扬它的精神传统，运用舞蹈这门艺术载体，立足当代审美追求之上，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进行根性释义。

【参考文献】

[1] 袁禾. 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 [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8.

[2] 彭松. 中国舞蹈史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 91 – 101.

[3] 吕艺生. 舞蹈大辞典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4: 140 – 141.

（责任编辑: 张延杰）